鄭堂讀書記

鄭堂讀書記卷五

烏程周中孚撰

經部三之三

禮類三

禮記之屬

禮記解詁一卷 拜經堂刊本

漢盧植撰 國朝臧庸輯 植字子幹冀州涿人少與鄭康成俱事馬融官至北中郎將庸字西成原名鏞堂字在東武進人 案隋志載盧植禮記注十卷釋文新舊唐志俱作二十卷知隋志十上脫二字也後漢書本傳云作三禮解詁魏志盧毓傳注引續書作禮記解詁而隋唐諸志皆稱禮記注

當由後人改易本名也又隋唐諸志俱止有禮記注而本傳言三禮蓋范氏傳聞之誤其書目崇文已不載則其亡已久朱子語錄謂東漢諸儒考禮煞好盧植也好蓋亦即羣書中所引而稱之非曾見其全書也西成因就所見纂輯凡諸經之義疏史籍之所載無不捃摭郎眾家相傳文字音讀之異同罔有遺棄而所可見者乃不及十之一豈不甚可惜哉然有西成掇拾爲是帙亦足以略見其概矣末復據杭堇補道古堂文集所引增訂一二條以補其遺并爲附錄七條前有乾隆已酉盧抱經

蔡氏月令二卷 道光甲申王氏校刊本

漢蔡邕撰 邕字伯喈陳留人官左中郎將 國朝蔡雲編 雲字立青號鐵耕元和人 隋志載蔡邕月令章句十二卷玉海同注云十三篇 三當爲二字之誤也 蓋中央篇與季夏卷合而篇仍分也攷新舊唐志宋人書目即罕著錄則其書久佚王氏不過就隋志著之耳王氏又引中興書目云今存一卷豈當時即有輯錄本久之亦佚之歟立青自謂伯喈之遠裔承其家學於是徧攷經史博采通人取明堂月令論暨月令問答而詳訂之月令章句暨經文之散在各書者辨其異同而裒集之上卷爲明堂月令論及明堂月令章句上下

卷爲明堂月令章句下及月令問答又復博考羣書反覆申究旁及枝條爲以月令集證附焉大都蒐輯精勤討論詳審其於一家之學可謂深且醇矣與同時陸二疋堯春所輯本大同小異皆有功於蔡氏者也前有總目案語及道光甲申江鐵君沅顧澗蘋千里二序又有無名氏所作傳後有嘉慶戊寅自記

禮記注疏六十三卷 武英殿刊十三經注疏本

漢鄭康成撰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穎達冀州人隋末舉明經累官國子司業遷祭酒瀛洲十八學士穎達其一也 四庫全書著錄作禮記正義從穎達序也案隋志載禮記二十卷鄭

玄注釋文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通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同新舊唐志又別載禮記正義七十卷孔穎達等奉詔撰崇文目讀書志解題通考宋志亦俱同自宋紹興初年合經注及疏爲一書編成六十三卷以後刊本俱因之（承韓棨宋刻七十卷本今尚存非紹興初年合并）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矣釋文引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棨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見曲禮正義引）然則大小戴記各自傳述非互相刪

并也考漢書儒林傳大小戴及慶氏普皆后倉弟子小戴授梁人橋仁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以受於小戴者本四十九篇故章句之數同也又曹褒傳云父充持慶氏禮褒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慶普所傳記亦四十九篇與小戴同受於后倉本如是隋志誠於邢邵之言且云戴聖删大戴書爲四十六篇漢末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此說甚謬學者無爲所惑也康成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雖間有拘泥而簡嚴該貫爲說禮家之根柢即如

朱子中庸章句以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爲兩事剖析精詣前所未有今觀鄭注已具斯言朱子語錄稱其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不虛也其於字誤處但云某當爲某玉藻全失次序亦止於注下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此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己見爲得有宋諸儒所未能也冲遠原序其歷舉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惟皇熊二家尙見於世而以皇疏實勝熊氏因奉敕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大

抵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於皇

熊二家之弊革除殆盡無論衛湜集說之博陳澔

集說之約皆當退避三舍即賈氏周禮儀禮二疏

尚不能及其邑茂條達也釋文四卷以有單行之

本書錄解題載之自宋十行本經注之下而明監

本毛本及是本亦因之故每卷復題其名氏所有

三禮注解傳述人一篇即總列於卷首各卷之後

俱有福建巡撫周學健攷證末并有侍讀齊召南

跋語及校刊職名其卷首之正義并禮記原目及

注解傳述人亦皆有攷證繫之云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通志堂經解本

宋衛湜撰湜字正叔號櫟齋吳郡人歷官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是書成於寶慶丙戌前有自序稱首取鄭注孔義翦除蕪蔓採摭樞要繼遂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至若說異而理俱通言詳而意有本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其有沿襲陳言牽合字說於義舛駁悉置弗取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名曰禮記集說今案其書自漢至宋說禮之言凡一百四十八家內惟胡氏銓禮記傳方氏愨禮記解義始末全備自餘多不過二十篇或三數篇或一二篇或因講說僅十數章其

他如語錄如文集凡有及於禮經可以開曉後學者裒輯編次最為賅博去取亦頗精審且本何乎叔范武子例各記其姓名以聽覽者之自擇其於禮記亦猶房審權之於周易王與之之於周禮矣後來萬充宗仿之集春秋說惜乎盡燬於火也是書前又有寶慶二年進表及統說並集說名氏又有魏鶴山了翁序卷末又自撰後序及跋納喇容若從徐健庵得一鈔帙頗有缺軼然不礙其可傳因校而授梓幷序其首云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明崇禎己巳重刊本

元吳澄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俱

載之草廬以禮記四十九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篇斷簡會粹成書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因取唐魏徵作類禮之意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別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如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見儀禮逸經傳此外猶三十六篇凡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月令王

制文王世子明堂位九篇爲通禮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爲喪禮祭法郊特牲祭義祭統四篇爲祭禮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十二篇爲通論内有發明因名之曰禮記纂言并各爲詮釋於是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是固朱文公呂成公每欲商訂而未成者而草廬始成之并各爲之詮釋時有發明亦可備讀記者之參攷矣昔唐張說駁元行沖類禮儀疏奏稱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先儒所非竟不

行用因知此書作法實遠本叔然近宗元成後人不可遽詆爲宋學也前有草廬原序及明正德庚辰王陽明新刊序又有崇禎已巳張養唐顯悅王象春重刊三序末有魏莊渠校新刊後序及遲大成王績槼重刊二跋

禮記集說十卷 雲間華氏敬業堂刊本

元陳澔撰 澔字可久號雲莊都昌人 四庫全書著錄有雲莊二字所以示別衞氏之集說也朱氏經義考倪氏補元志俱作三十卷錢氏補元志作十卷注云一作十六卷蓋作三十卷者爲原本作十卷十六卷者乃後人所合併也 承幹案雲莊原本十六卷是天厤之年初刻三十卷十卷

均後人分合雲莊以應氏鏞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因會萃衍繹而附以己見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不必高為議論而卑視訓故也而後人以其解便獨得列於學官四百餘年不改此亦雲莊所未能料及者也其不及中庸大學二篇者以朱子章句久已單行故不復注以示尊崇之意則與吳草廬纂言本相同云書成於至治壬戌自為之序

樂記補說二卷 李氏樂書本

明李文察撰 文察里貫未詳嘉靖時由遼州同知改授太常寺典籍 乃其所進樂書之第二種也明史藝文志著錄朱氏經義

考注曰未見前有自序謂樂以禮爲體此古樂之所以異於新聲而樂記中之大旨也陳氏集說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卽了其義章句通則蘊奧自見非得集說章句且不可通況其義乎然謂不必高爲議論而卑視訓詁之辭是欲專以訓詁章句而盡樂記之義則不可也臣竊三復樂記多年偶窺其蘊一而爲之補說今彙其書分樂記爲三十章以經文陳注列前而補其說於後大抵依傍集說而敷衍之以發明禮先樂後之旨而不及器數亦未見有宏大精深之論也蓋於經學樂學兩無所得矣

禮記疑問十二卷 重刊本

明姚舜牧撰 舜牧仕履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遯庵以陳氏集說綜覈之勤既博且勞乃其中有大謬不然者亦混存而不削因搜求考正以成是編前有萬厤戊午自序稱凡出聖賢之口吻者務探其所從來以究其所歸宿而出諸儒之記述爲世所必用者亦深求其義以爲參訂之資其間訓詁家附會穿鑿紕繆其說以誤傳於世者必爲削之正之不知有當於聖心之裁定否也蓋遯庵以禮樂二書雖經聖心所裁定而秦漢諸儒或稍有見焉又各出意旨以記

述故重訂是書以求有當於聖心爾其書多作語錄之體依文訓義不沿注疏舊解與同時郝仲輿禮記通解同一用意也

月令明義四卷 石齋九種本

明黃道周撰 道周仕履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崇禎戊寅石齋官少詹事協理府事進禮記注五篇於朝首即是書每季爲一卷每月爲一章而冠以圖十有三以二十四氣歸於中五難書以九律呂以八歲閏以成厤象以定故有氣候生合總圖以禮樂之作本於五行行政施令本於易象中星既定四方爲則故有十

二月中星諸圖又以王道首重農事政治在乎得人得失在於法古凡古今之建言行事合於月令者悉附焉其於每月日昏旦所在皆前列原文後列新測未免擅改經文蹈唐明皇刪定月令之謬然其條列史文亦啟迪君上隨時修省之意實非侈語禨祥顯悖經義者也有康熙癸酉鄭開極序

坊記集傳二卷附春秋問業一卷 石齋九種本

明黃道周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所載俱無春秋問業一卷蓋統於集傳也是編乃其禮記集傳之首篇前有自序稱宋濬化至道間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廷臣令禮學備在學

官而習者相沿爲出壁遺言無復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復列略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後有以究其指歸焉今案是書分坊記一篇爲三十章自大坊以迄親迎各創爲章名每章既爲之詮釋大義復取春秋之文比較其例各繫於後而並爲之傳說蓋以坊記每云以此防民諸侯猶有畔者以此防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凡若此者已有十七章而因此以推其餘無不通於春秋初無事彊合也其例似從眞氏大學衍義及邱氏衍義補得來雖與經義不相比附然以此進說於君借經納誨殊勝尋常講義多多矣後附春秋問

業凡三十四條乃其與門人相問難者皆不專爲
坊記而發間與表記相出入與歷代諸儒言論頗
別故附於末云又案以禮記次序論之當先坊記
而次表記然前康熙癸酉鄭　開極校刊禮記集傳
總序則先表記而次坊記以謂表所以法天而坊
所以法地故移其先後今不從之

表記集傳二卷附春秋問業一卷 石齋九種本

明黃道周撰　四庫全書著錄無春秋問業一卷
明史藝文志所載亦無之乃其禮記集傳之次篇
也前有自序稱春秋之義不盡于表記而表記之
義盡于春秋其立仁制義體敬畏恕不敢褻瀆鬼

神以受顯示于日月天地則其意一也因取是編
分爲三十六章自歸表以迄用祭器各創爲之目
以發明春秋大義其條例與坊記集傳同且謂坊
記主于禮讓歸別于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于閨
門猶易之有下經表記主于仁義歸餘于卜筮以明
文質之原達于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前後相印彼
此互發亦其道貫則然非敢有所傅會牽合也然
坊記所以坊人之失見三禮目錄明有以此防民魯春
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一條且每
節多有以此防民云云因此引伸觸類自然合節應
弦此則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者也見三禮目錄豈可

解爲立表測晷之表而與坊記相提並論其傳會牽合以就其說誠所謂郢書燕說也今以其書務引其君於當道雖多乖于訓詁而有關于勸懲則亦有不可磨滅者焉後附春秋問業凡十九條皆其與門人問難之辭所以補集傳之不及也

緇衣集傳四卷 石齋九種本

明黃道周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俱作二卷以志傳又作解乃其禮記集傳之第三篇也凡分二十三章自不煩迄于恆德皆彊立篇名隨心標目略采經史中前言往行二百餘條分隸各以明好惡刑賞之道卷末稱以其依

經起義別有訓詁故謂之傳以其分衍仲尼之意不復解經故略于所引詩書以其統明好惡用人之原故于中邊異效宮府殊曹條目分布之間有未能詳也案鄭君三禮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之原也蓋此篇所陳實具好賢惡惡賞罰得中之義故石齋絕不因仍坊表傳例別爲推衍成帙進之于朝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雖當時上聽不清下言易亂而緇衣巷伯之詩作顛倒互論也然此書實足以存法戒不可與他說經者例觀云

儒行集傳二卷　石齋九種本

明黃道周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不載
朱氏經義考作儒行集解一卷乃其禮記集傳之
末篇也石齋以宋儒高閌溺于時好而謂儒行一
篇學不純經不宜與大學中庸並稱因撰是編以
表章之凡分十有七章自服行以迄尊讓各爲標
目如次章有云其自立有如此者三章有云其容
貌有如此者卽分自立容貌章名推之各章莫不
皆然非如坊表緇衣之分章名皆出于臆斷也其
書則如緇衣傳例雜引史傳中百二十事分繫各
章之後且舉其人以實之以明用人之法而記其
卷末云云統天用人之主能采是篇以定士氣振

人心砥風俗辨爵位則公卿侍從常伯尹伯百執

有司黨正之屬咸就其職譏詔面諛猥活貪黷之

徒可以不煩鑕斧而治也誠哉取士之方盡于是

矣是皆陳善納誨之辭不可以章句訓詁繩之即

坊表緇衣三篇皆當作如是觀也卷末附大戴禮

哀公問五儀一篇稱其原始服行以列五品與儒

行同意然而儒行精微矣其言良然然目之曰儒

行同意然而改原書之目得毋不可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蘇州紫陽書院重刊本

乾隆十三年奉　敕撰三禮義疏之第三部也前

有凡例及引用姓氏謹案禮記經義既多注釋繁

潛故簡帙逾舊是編成七十卷末爲圖五卷而以
御製日知薈說十五則綱領三篇爲卷首不入
卷數每經文下釋詁辨析互引旁連說或兼存義
有總括亦如周官儀禮義疏之例分爲七類而加
之以案語必博徵羣籍以求精解確證故自汲冢
竹書周秦子帝王世紀及史漢等均在采錄其諸
儒由鄭氏而下至　本朝儒家專訓戴經外或注
他經或在別說義有當引咸采擇以入案中不另
標姓氏皆仰承　指授無所專適惟說之是者從
之至于義理之指歸一本程朱爲圭臬而陳澔集
說雖著于　令甲亦僅棄瑕錄瑜雜列諸儒中炙

深衣考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號棃洲餘姚人前明御史黃尊素之子康熙初薦修明史以老疾未赴 四庫全書著錄案朱氏經義考載宋以來專爲深衣考辨論說者凡二十八家而獨不及是書蓋尚未之見也其書先自爲說十三則并爲之圖然後就深衣經文並玉藻一節爲之論說又取朱文公冥草廬澄朱白雲右黃南山潤玉王浚川廷相諸家之說及圖而糾正之大抵獨申己見不主前人其謬誤亦不少也

禮記偶箋三卷 經學五書本

國朝萬斯大撰 四庫存目朱氏經義考亦載之

是編就禮記諸篇隨意爲之箋說凡一百五十二條頗有新義而亦勇於信心故多不能句通以致諸經證據昭然尚堅持異義徒增格閡其與明季本何楷諸人所纂述倜然離經畔道以傅會穿鑿爲能者相去不遠矣前有康熙壬戌陸辛齋嘉淑序則幷其儀禮商周官辨非總序之不止爲是書作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三十八卷 通志堂經解本

國朝納蘭性德撰 性德原作成德字容若滿洲正黃旗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乾清門侍衛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考亦載之其書專爲糾駁陳雲莊澔集說而作皆條舉經文而以

集說繫之每節後各列案語以補其遺而正其誤其無所遺無所誤而不必補正者則併經文集說皆不載以省繁重所采大都宋元明人之說于注疏亦頗相出入陳氏本詳于義理而略于名物故是書援引考證以著其失者亦即主義理為多自明以來為陳氏之學者莫能或之先也同時嚴藕漁繩孫亦言用陳氏集說取士此苟且之圖也容若為補正之習禮者試一取非小補矣云云豈不誠然乎哉

曾子問講錄四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義考不

載蓋尙未見其書也其書皆載許謙以下諸人而
西河答前二卷凡六十九條專講曾子首章第三
章凡三十四條專講曾子問之第七章末一卷凡
四十六條則就各章抽發其可疑者單字隻句第
書所論辨不講不錄其卷一卷三之首俱有其子
述齋 遠宗 識語謂爾時擬以次挨講以迄篇末以
救禮經之亡闢注疏之謬使讀經者有所推準而
不謂先生老病踵至即欲完講此一篇而不可得
愚謂西河一生病根坐在闢注疏以見其長觀此
兩章敷飾講義大抵橫生臆斷以難鄭學即使其
完講此一篇亦不過爾爾何足惜乎

禮記章義十卷 寅清樓刊本

國朝姜兆錫撰 四庫全書存目亦其九經補注中之一種也上均以東匯集說雖備其間章句混淆簡策錯互而文違義舛至與周禮儀禮背而馳者又不一而足也因輯此編以補東匯之陋略其曰章義者謂章章句義義理也義理在章句中亦在章句外不舍章句以言義理故首定章句不執章句以言義理故次審義理大旨逐篇分章以循繹其義理而于其所指爲錯簡者但注于每節每句之下而不敢移易其次較吳草廬之纂言頗屬謹嚴至中庸大學二篇以朱子已有章句定本故

不及之也其書綱舉目張言約指遠可爲肄禮者之所依據惜其所自爲說輒與鄭孔爲難是則宋學之錮習不足爲上均病矣前有張大受王澍二序及目錄後自序又有序論六則附論八則

禮記析疑四十八卷望溪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乃其于康熙壬辰癸巳間在獄中所作前有自序稱陳氏集說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簹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第于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于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余

之爲是學也義得于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因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案其書于禮記每篇皆摘句爲解融會諸家舊說而以己意斷之其持義多允頗足以補正陳氏之失惟以文王世子一篇爲劉歆所增竄因重定一篇刪削經文至五六簡不脫王柏吳澄之習氣矣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 粵海金壺本

國朝江永撰 四庫全書著錄其書就曲禮檀弓曾子問文王世子禮運禮器內則玉藻明堂喪服小記大傳少儀雜記諸篇摘其經句之當辨正者各引舊注于句下而參酌其是非間有不引舊注

自爲案語于後于同時朱文端軾之說亦引以爲證多從其說惟與陳氏集說反多所出入然愼修徵實而談俱屬精確由其深于古義不拘漢學宋學皆能擇善而從爲陳氏之學者固難以空言爭也

月令氣候圖說一卷函海本

國朝李調元撰調元字羹堂號雨邨羅江人乾隆癸未進士官至直隸通永道前有自序謂月令載于呂覽大都紀候之書至唐李林甫亂其篇次增益其文不値一笑自唐以後諸家率皆駁李氏而從不韋之舊亦間有發抒己見有所廣益者因即會萃其意刪繁薙蕪衷以見而

爲之說凡總說一篇分說二十四則並冠中星氣候圖于首則凡陰陽消長景物移易星辰出入無不可按圖而知之矣

宗法小記一卷 通藝錄本

國朝程瑤田撰乃其論述禮記中宗法之文一宗法表二庶姓述三世次順數四庶子不祭明宗說五庶不祭表六立後議七庶不爲長子三年述八宗法述而以族譜三叙宗法表提要圖及補義附焉其于大小宗法經之緯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于天如讓堂者可謂議禮之宗矣

禮記補疏三卷 原刊本

國朝焦循撰循里籍見五經總義類里堂以周官儀禮一代之書禮記萬世之書必先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因取舊作索隱五卷刪爲是編總以補孔疏所未及暨其誤疏者有之以補鄭注猶鄭箋之于毛傳也惟其文繁理當固與鄭箋體例不合耳蓋此書大旨原以補疏而非以補注也前有嘉慶戊寅自序稱是書皆少作第攷究訓故名物于大道未之能及衰病氣羸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之有力能舉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可也

夏小正傅氏傳四卷 道光元年士禮居刊本

宋傅崧卿撰 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官至給事中 四庫全書著錄

案夏小正爲大戴禮記之第四十七篇漢志不載
大戴禮記至隋志始載之又別載夏小正一卷注
云戴德撰王厚齋玉海正之曰德取以爲記云撰
誤矣然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祇載大戴禮記
而不及夏小正蓋久無單行本矣子駿所見大戴
禮有集賢殿藏本及其外孫關滄藏本皆以夏小
正文錯諸傳中乃做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
以傳月爲一篇凡十有二篇又以關本簡編失倫
恐以集賢本是正兩書互有得失或字衍脫不同
則擇其善者從之仍注其下而闕其可疑者集賢
本無注釋關本注釋二十三處懼其與今注相糅

則標舊注以別之其書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故是編各以三月分卷而于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之前分冠春夏秋冬字當是子駿所加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刪之其所爲注但注其各本異同不加以訓詁故金仁山錄入通鑑前編仍別爲訓釋也吳縣黃蕘圃丕烈得明嘉靖丙午吳郡袁尚之褧重刊宋本因取通志堂經解本及惠松厓手鈔本並校袁本異同錄得若干條遂用袁本影寫付梓其中字畫譌缺前後歧出悉仍其舊不敢添改于校錄中但正袁刻之譌而不著傳氏之失者誠是書之刻意在流傳舊本俾世也前宣和辛丑傅

氏原序後有舊跋不著名氏但有印文曰石湖漫士又有尙之重刻跋幷蕘圃識語及校錄

夏小正注一卷 養素堂刊

宋金履祥注 國朝張爾岐輯定黃叔琳增訂 履祥字吉父號仁山蘭溪人從學於王柏寶祐初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遯居教授以終 爾岐字稷若濟陽人 叔琳字崑圃大興人康熙辛未 賜進士第三官至詹事府詹事加侍郎銜

案仁山注不見于諸家書目其作通鑑前編據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定繫夏禹元年正月下而別爲之注與是注頗有異同稷若因就是注合傳仁卿注及前編所載附以己說輯定成帙至崑圃復取其本而增訂之其注與傳文互出者于義無取

概從删薙又注應在經下者張本併列傳後特別出之繫于經下凡注義與傳違異者稷若既有論說崑圃更折以舊聞并備錄諸家之說參證同異以求其是旁搜質討以析其疑亦足爲後學之津梁焉前有稷若原序并崑圃序及凡例

夏小正解一卷 原刊本

明楊愼撰 愼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人正德辛未進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以議大禮泣諫謫戍永昌天啟初追諡文獻 爲升庵雜錄廿二種之一明史藝文志著錄朱氏經義考亦載之前有自序稱戴德之後宋金氏 履祥 王氏 應麟 嘗爲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譌謬失據乃左右釆獲以

是正之提經于上抑傳于下法當爾非變古也是序

升庵文集亦載之其于卷端亦題曰王氏應麟集校金氏

履祥輯案王氏玉海附刻十四種從無小正集校

本唯玉海二十律厤門載有小正經文而不可謂之

學幷不可謂之集校升庵蓋因玉海所附有踐阼

解而誤涉也即金氏亦號小正單注本惟通鑑前

編三于夏禹元年全載小正經文而采摭傳文及

月令爾雅諸書幷自下案語以注之升庵未見傳

崧卿注本乃僅據前編所載而全錄傳文于下幷

删取金注傳以他書爲之解有案語亦甚寥寥但

以小正單注本自傅氏後明代惟此一家存之亦

可備一種也

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䢼軒孔氏所著書本

國朝孔廣森撰廣森字眾仲號䢼軒曲阜人至聖第七十世孫乾隆辛卯進士官至翰林院檢討䢼軒以大戴禮三十九篇文句譌互盧辨之注詞旨簡略輒為補注其第一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二凡五卷舊注既逸稍以已意備其詁訓并為之序錄一篇冠于前大抵博稽羣書參會眾說申裨其義兼規其失使二千餘年古經傳復明白于世較之盧抱經戴東原合校訂本彌覺用力勤而為功鉅矣書成而䢼軒歿稿藏于家至乾隆甲寅其弟廣廉始付諸梓阮雲臺師為之序同時汪

少山煦亦撰有大戴注補其條例與此本相似而
道遜其精確然亦爲大戴學者所當參觀也

夏小正注四卷 心齋十種本

國朝任兆麟撰 兆麟字文田號心齋震澤人 心齋以宋傅崧卿
夏小正本疑義衍闕不便于讀因集先儒時賢諸
說參以己意而爲之注亦每季爲一卷如傅氏例
雖有裁斷頗屬簡略若主火出火一節舊本在九
月則據周禮司爟鄭仲師注移在三月爲盧抱經
戴東原兩家所未及正至于時有稱見始收一節
以爲傅氏本以此錯簡移在二月則定在五月攷盧
藏本已在二月而不言從傅據理推之稱之收自

當在五月其拾殘補缺訂疑攷誤亦有可取者在
矣前有自序說皆輯論語禮記史及傳子駁朱漢
上金仁山之說凡六條以擬朱子之論孟序說亦
失之太簡乾隆丁未王　鳴盛張　肇芊　俱爲之序江
藩爲之跋承幹按兆麟諸生會舉孝廉方正尚有字梂考逸補正述記竹居集等書

夏小正注四卷　虎溪山房刊本

國朝李聿求撰聿求號五峰鹽城人五峰以夏小正自漢至
唐經傳相雜而兼以時本改竄字句各持臆說莫
可折衷因以傳本爲主又以鄭郭孔賈諸人所引
校之而附以釋并爲之序其書敘季爲一卷先經
次傳又次注即其釋也經與傳一仍傳本之舊較

之任文田注本當爲謹愼而所注則相等耳

孔子三朝記注一卷 原刊本

國朝洪頤煊撰 頤煊字旌賢號筠軒臨海人乾隆辛酉拔貢生官廣東候補直隸州州判

漢志論語家載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夫七篇全見記中何顏氏止云有其一篇當由誤認哀公問五義爲三朝之一耳王氏漢志攷證歷采劉歆別錄蜀志秦宓傳及裴注引中經簿并注明七篇名目而不匡及顏氏之誤蓋自隋唐宋志宋人書目俱不著錄元無單行本矣阮雲臺師言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爲極重 見所撰孔氏大戴記

序鑄軒因撰是注體例悉仿吾師所著曾子注釋惟無釋注之精核固堪比曾子書未及吾師之求詳也然所釋注之精核固與曾注並垂不朽矣余又愛其從此有三朝記單行本不致有顏氏之誤以致經義考雖存其目竟注一佚字也

夏小正疏義四卷 原刊本

國朝洪震煊撰震煊字百里號樾堂臨海人頤煊弟也嘉慶癸酉科拔貢生 樾堂以夏小正經文簡質傳義奧深習其讀者已難通其說者卒尠因撰是編分爲四卷從傅氏所剺也而不從其分冠春夏秋冬字以傅氏所妄加也惟是傅氏以來傳者代出點畫滋繁因一以傅氏

所引關澮本爲主而參攷各本以傳益之并撰音釋一篇異字記一篇暨天象圖附焉自序稱解必裒諸古訓說或資乎時賢但斷依傳釋經以希篤信好古不至爲向壁虛造之說並譏黜不知而作之論違義者雖梁唐舊說必舉正焉觧依據者雖朱金大儒不敢從焉恪守疏家之前規冀表行時之絕學云爾余謂釋小正者多矣從未有是書之集大成者雖孔顨軒補注尚不及其精細而何有于諸家此編出而諸本皆可廢矣

夏時攷一卷 天全堂刊本

國朝安吉撰 吉字彙占無錫人 前有嘉慶乙丑自序稱考

夏時讀夏小正考定十二月之節候讀堯典考定四時讀洪範考定五行讀豳風考定寒暑往來讀周易考定陰陽消長讀詩書春秋傳考定三正考定閏月讀爾雅釋天史記天官書考定太歲歲星歷十二辰讀國語考十二律辨月令辨逸周書周月時考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周官古文尚書時月不合三正凡得書六卷先刻第一卷云云蓋其著書大指專爲夏小正而作堯典以下諸篇皆所以證明小正而及之故首列小正而先刻之不曰夏小正而曰夏時者取禮運吾得夏時注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夏小正語云其書于每節下

皆先傳而後引諸說以疏之頗爲貽洽然于近時孔巽軒王寶齋兩家大戴補注俱未一徵引可知其于兩補注本尚未寓目也末有同學朱聲音釋一則承幹按古乾隆舉人閉戶窮經兼深音學以叶韻爲非以爲韻有古今無所用叶向有韻準

夏小正經傳集解四卷 士禮居刊本

國朝顧鳳藻撰 鳳藻字梧生長洲人 前有其師吳縣夏文燾序末有自撰後序梧生以傅崧卿大戴禮本從諸本參言其采擇未盡精審惟宋韓元吉所刊猶爲近古因取爲主而以傅本原注參考是非以正其失而仍注韓本原本于下篇第標題悉仿傅氏爲之每篇首列經文據傳義更定故與傅氏不同又

集先故訓及近代各家之注博訪衆論參以己見更名夏小正經傳集解黃堯圃即取以附刊傅氏本後案傳本加時于月不過增多四字離傳于經則總增其本文如正月啟蟄傳云言始發蟄也傳不以傳繫經則傳中又增正月啟蟄四字而所謂傳曰云云者翻增一部經文在內矣更不比十翼附經但增彖曰象曰左氏附經但增經字傳字也竊謂考校經傳惟孫氏岱南閣本最善榕生與蕘圃爲友祗知尊宋刻而昧于攷古故不改而從之惟其解釋尚爲簡明固可存備一種耳

鄭堂讀書記卷六

烏程周中孚撰

經部三之四

禮類四

三禮總義之屬

通禮

雜禮書

三禮目錄一卷 拜經堂刊本

漢鄭康成撰 國朝臧庸輯隋志新舊唐志俱著錄自崇文目以下俱不載蓋已無單行本矣鄭氏通志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皆不過舊志著之

西成因據經典釋文周禮儀禮賈疏禮記孔疏參之以單注兼義宋明舊板及李氏儀禮集說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黄氏通解續錄定此帙凡一字之去取莫不有本云又孔氏正義並引及康成禮序而隋唐諸志俱無之蓋錄者錄經題之義例序者序經旨之指歸錄在目下序則弁端固毗連焉特以目錄爲題耳釋文序錄引禮序亦稱目錄尤其明證此本于周禮序後首列四條皆正義所稱爲禮序者也曲阜孔叢伯廣本本已如此此刪錄西成亦從而效之後有嘉慶丁巳西成識略二則仁和陳貫雅書取此本合六藝論刊之總爲之書後

新定三禮圖二十一卷 通志堂經解本

宋聶崇義撰 崇義洛陽人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入宋仍故官 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志通考俱止作三禮圖按三禮之有圖自鄭學之徒始後人謂譌始自康成而阮諶受禮于綦毋君取其說爲圖又有夏侯伏朗張鎰梁正及開皇官撰四家今皆不傳周世宗釐正典禮凡山陵禘祫郊廟器玉之制悉從 崇義 討論乃考三禮舊圖續素而申釋之每篇自敘其凡參以古今沿革之說至宋建隆三年表上于朝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更同參議拙多所駁正 崇義 復引經以釋之當書成時

太祖嘉其刊正疑譌頒其書學宮寶儼爲之序其書援据經典考譯器象由唐虞迄宋初粲然可徵禮圖之近乎古者莫是書若也而歐陽永叔沈存中林謙之光朝諸家皆議其疏舛然此書參考六本定爲一家之學雖踵謬沿譌在所不免而遞相祖述終有典型究勝于宣和博古圖所載大半揣摩近似强命以名者矣卷末有淳熙乙未永嘉陳伯廣重刊跋納喇容若得宋本重刊復爲之序經義考載是書尙有自序而此本無之豈佚之耶

三禮考注十四卷 明刊本

舊題元吳澄撰 四庫全書存目書本十卷其第

一第七第九第十四卷各分上下故有十四卷倪氏錢氏補元志俱作六十八卷朱氏經義考作六十四卷皆據所見本各異也朱氏稱草廬先生諸經解各有敘錄余購得周官禮乃先生孫當所補其餘儀禮則有逸經戴記則有纂言今所傳三禮考注以驗對先生之書論議體例多有不合其爲晏氏僞託無疑竹垞之說是也攷之元史本傳及虞道園所撰墓誌皆不載是書據卷首東里跋羅一峰序所云實明初晏彥文璧所作託之吳氏也其書于周官分大司徒之半以補冬官而考工記仍載于後各官俱有刪有移不一而足儀禮逸經

戴公符明堂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奔喪投壺六篇公符卽公冠明堂篇取大戴盛德篇後半爲之而無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其次序亦與原本不同儀禮傳先列原本十篇而改朝事義爲覲別以服義喪義祭法祭義列總十五篇其服義喪義二篇皆采摭小戴記之文又有典禮八篇盛德入官立孝內則少儀表記學記樂記也皆與前所載吳氏三禮敘錄不合亦拙于作僞矣前有三禮綱領皆輯朱子語錄爲之止增入戊申封事一條亦彥文所爲也此本爲明萬厤庚戌所重刊何棟如爲之序

學禮質疑二卷 經學五書本

國朝萬斯大撰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考作一卷葢據其分卷之本也充宗自學禮以來心有所疑取其大者條而說之而質之其師黃棃洲凡三十三篇附一篇前有自序謂首取戴記諸篇相對次取儀禮與戴記對次取易書詩春秋及左國公穀與二禮對見其血脈貫通帝王制度約略可考因所得竊著于篇外此如汲冢竹書之類非古而託之于古附會多而確據少置而不道云云其持擇頗矜慎然欲獨出新義以難鄭學翻有取于王子雍說殆與毛西河所著書相伯仲故後來董

菊町識小編多辨正其說也其書之首梨洲亦爲之序

郊社禘祫問一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乃其答門人李塨問南北郊及有禘無祫之說凡十條末附艾堂問凡八條又在艾堂講經時所論禘祫諸說也按南北郊分祀周官大司樂章本有明文其辨殊贅至其論古者有禘無祫則顯與經傳相違非止是王而非鄭矣其書𦂳海珠塵亦收入之

昏禮辨正一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義考亦

載之西河以周禮儀禮雖或爲周時所著然並非春秋以前夫子經見之書況儀禮闕落舉無全禮因先錄昏禮一節記所聞于其兄錫齡者名曰辨正分爲九目曰行媒曰納采納吉問名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曰婦至曰婦見曰廟見曰婿見皆援引他經及雜書以相證明而于三禮之文反加力詆無論鄭注矣前後各有自撰序跋執海珠塵亦收入之

廟制折衷二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自序稱漢孝元永光間將罷廢郡國諸廟韋元成始創爲天

子諸侯皆立四親之說王舜與劉歆非之自後鄭玄注書再遵韋說而王肅再非之予無所左右姑就其所爲論重理兩家說而爲之折衷云今按其書凡分七目曰天子七廟曰諸侯五廟曰大夫三廟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曰夏五廟商六廟曰昭穆曰廟位皆述漢魏諸儒舊論略以發端而因襲前人已發之說爲之折衷大抵宗王駁鄭淆亂舊典宜其與經傳多相刺謬也

大小宗通繹一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西河以天子大宗小宗之制無聞祇諸侯公子略見于喪服小記

及大傳二篇而說又不詳因取小記大傳言宗法者數條略爲疏解凡分四篇附以圖論名曰大小宗通繹謂就文曲繹有諸經所未解從來晦塞者而一旦皆有以通之也其書似較于諸經重有發明然以鄭注孔疏周章無理故獨于康成致難殊屬不合前有自序執海珠塵亦收入之

學校問一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前答其門人黃岡張希良問學校名凡六條次答其門人蕭山吳鼎問廟學設主之制凡三條末又答鼎問鄉飲養老之禮凡五條其說頗爲辨博書中論先聖

先師不可併而爲一及論設像不始于佛教雖頗有根據而其他牽合溷淆者多未足據爲定論也此書蓺海珠塵亦收入之

明堂問一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乃其答門人會稽姜 垚 之問而作始于九室之辨終于九宮卦位之說凡十五條按明堂之制歷考諸經不甚相遠而以鄭氏之主五室爲是西河乃故與鄭說違異而言五室即九室九室即十二室雖引其端而不覺其緒然不免混室與堂而一矣

參讀禮志疑二卷 棲碧山房刊本

國朝汪紱撰紱一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　四庫全書著錄

按陸稼書讀禮志疑一編取漢唐以來諸家之說考其異同判其得失幾無復疑義矣雙池取而讀之復援据諸說以己意參訂于各條之下如周禮郊天牲玉之屬與圜丘各殊司士治朝之位與曲禮互異先儒所不能詳者雙池一一析之而且象緯律術靡不精研故言之鑿鑿而皆得其要領雖與陸氏書互有得失然可以並行不悖矣前有洪鱗雨騰蛟序及所作小傳承幹按跋諸左

禮箋三卷　原刊本

國朝金榜撰榜字輔之歙縣人乾隆賜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輔之以名

殿元養疾邛園專事窮經尤邃于三禮以鄭康成爲三禮之宗而病賈孔二疏不能補其漏疏宣其奧蘊乃自著論數十篇凡周禮十五篇儀禮十七篇禮記十六篇而附以圖四及答汪綱書一自序以謂鄭氏箋詩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意使可辨識也禮箋之名葢首其義朱石序之稱其大而天文地域田賦學校郊廟明堂以及車旗服器之細罔弗貫串羣言折衷一是詞精而義覈不必訓詁全經而以之宣繹聖典不失三代制作明備之所在豈獨以禮家聚訟姑以是爲調人也哉

釋宮小記一卷 通藝錄本

國朝程瑤田撰乃其所釋宮室制度之義凡九篇于名物度數確切證明蓋實能心知之而筆之書以明之故雖許鄭二家之有舛誤者亦必援周秦古籍以折其中庶足以厭伏後人之心而不敢隨而議其後也

禮學巵言六卷 儀鄭堂刊本

國朝孔廣森撰廣森仕履見禮類三顨軒三禮之學尤號專門故于所著經學巵言外別自爲書自序稱鄭君注官禮多引漢法以說周事賈氏皆略而不說或說之而反致乖錯良由治經者專習箋訓鮮復旁

涉史籍每細讀兩漢紀傳及衞宏應劭之書時與
注事互相證明得若干事輒識録之賈疏儀禮疏
陋相同唐世古學全湮若儀禮古今文之殊周禮
故書之異字杜鄭之異讀疏既忽焉不講釋文亦
莫能發明云云因撰是編凡禮儀廟寢異制圖說
匠人世室明堂圖解辟雍四學解一卷論禘論郊
九廟辨五門考軍乘考禮服釋名一卷周禮雜義
一卷儀禮雜義一卷小戴禮記一卷周禮鄭注蒙
案一卷其書如周禮古義可補王氏漢制攷惠氏
禮說之闕儀禮諸條足正賈疏望文生解之失小
戴雜義亦所以補孔疏之不及蓋非精研鄭學不

能如此之精博也

弁服釋例八卷 原刊本

國朝任大椿撰大椿字子田興化人乾隆己丑進士官至陝西道御史 子田早年以詞學名世繼乃專研經史與修 四庫全書所輯字林考逸深衣釋例諸書久矣刊行惟是編于卒後爲王穀塍所刊其書釋弁服所用之例凡爵弁服二卷韋弁服一卷皮弁服二卷朝服二卷元端一卷其百四十餘事每門先自作提綱讀之自成篇段每事先以經文注疏列在前而後作案語以貫串之其案語或一案或又案亦不一而足總以博引羣經注疏以及子史各書證據明備

毫無剩義阮雲臺師序之亦稱其綜覽經疏史志發微訂譌粲然經緯畢著云

明堂考三卷 問經堂叢書本

國朝孫星衍撰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二年進士授編修曾任兗沂曹濟道署按察使前有自序謂後世之議明堂不按經典徒務時用或彼此相訾袁準顏師古紕繆尤甚漢儒之後惟魏李謐賈思伯隋宇文愷及宋紫陽朱氏尙知堂室之制而度數未詳乃成斯帙上卷爲古合宮遺制考中卷爲周明堂遺制考下卷爲明堂圖考說則會通諸經制則稽合象數左圖右書通天地人以明其說庶幾不墜先聖典型歟

三禮鄭注考 無卷數 程氏遺書本

國朝程際盛撰 際盛字奐若號東冶長洲人乾隆庚子進士官至湖廣道御史 三禮文字互異諸儒各記所闕不可强合鄭君或以今文易之仍載古文古音不輕易一字以爲古經不可改也東冶因手摘其要區爲三冊曰周禮故書攷曰儀禮古文今文考曰禮記古訓考欲以示今學者悟所從入而于其中鉤稽推抉自爲證明蓋尤不務泛濫旁涉其詞極得治經之體學者由古文漸而致于古訓一以扶翼鄭學且更以易疏家之緐口不難矣前有自序及乾隆辛亥偃師武億序

禮經宮室答問二卷　原刊本

國朝洪頤煊撰　頤煊仕履見孝經類　筠軒以古人宮室制度與今人不甚相遠細繹禮經皆有丈尺可尋名位可辨因撰是編上卷爲宗廟四十六則附圖三下卷爲路寢二十明堂十五則大學三則附圖四俱設問以答之皆徵引注疏及他書以爲之說研究鉤貫頗有條理視李室之以下諸家爲加密矣前有嘉慶壬申自序附答胡竹邨　培翬　書

禮書一百五十卷　明刊本

宋陳祥道撰　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官左宣義郎太常博士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晁馬兩

家但作太常禮書晁氏稱其解禮之名物且繪其象甚精博朝廷聞之給筆札繕寫進御陳氏亦稱其論辨詳博間以繪畫元祐中表上之今觀是書前有自序及進表自卷首以迄卷末但有細目而不分門大都以冕服佩用□制星象宮室學校禮器樂器旌旗車制喪服爲次其于歷代諸儒之論宋初聶氏之圖或正其所失或補其所闕庶幾古人之髣髴可以類推而見之惜其爲王介甫之徒故多依據王氏新經義而掊擊鄭氏之學然貫穿經傳綱舉目張固攷禮者之淵藪也此本爲明張西銘溥盛順伯顯以宋本重梓二人前俱有序刻

刪精妙間有誤字耳

儀禮經傳內編二十三卷外編五卷　寅清樓刊本

國朝姜兆錫撰　四庫全書存目亦其九經補注中之一種蓋本儀禮而分之自士冠至少牢凡十四篇內士喪禮少牢禮又各離爲二篇凡十六篇并采補他書之經傳若干篇是爲內編而喪服一篇則與所采補之如干篇別爲外編內編首爲嘉禮凡冠昏之禮一飲食之禮二饗燕之禮三賓射之禮四脤膰之禮五賀慶之禮六次爲軍禮凡大射之禮一大均之禮二大田之禮三大役之禮四大師之禮五次爲賓禮凡朝覲之屬之禮一聘問

之屬之禮二次爲凶禮凡喪禮一荒禮二弔禮三禬禮四恤禮五終爲吉禮凡享人鬼禮一祀天神禮二祭地示禮三因事之祭四類祭之事五因祭之事六又終以五禮後附凡八篇外編首爲本經一篇次爲補經一篇次爲采經四篇終以圖攷七俱各分章附注以通其義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例大抵不妥于朱子之書而以其所編家鄉邦國王朝之禮用黃勉齋喪祭二禮之例以通用之自謂不襲其迹而師其意而不知遠不及朱子書也必求其遠及朱子書者其惟江愼修禮書綱目乎卷首有雍正癸丑王步青序越三年乙卯又自

爲之序并序論六則凡例九則

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六十九卷 聚錦堂刊本

國朝梁萬方撰 萬方字統一號廣庵絳州人 四庫全書存目

廣庵以楊信齋復序云黃勉齋先創喪祭二禮稿朱子喜而謂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用此規模更定之而黃先生究未及爲也 以上楊序 因遵朱子遺意就通解原書悉用黃氏規模細爲更定俾前後畫一并合勉齋所續喪祭禮取諸家注疏詳加擇別間以己意補其闕略以成是編其子啟後 開宗 以其遺稿復詳細討論反覆校正凡三脫稿始成定本分家

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五卷王朝禮十五卷喪禮十六卷祭禮十三卷凡七部共九十篇篇數無改其舊惟依舊目禮入學禮書數一篇王朝禮卜筮一篇但所補二篇頗傷于泛濫不稱儀禮經傳通解之目卽其于注內所加附注附按及附前人說三者亦太失之蕪雜攷廣庵與江慎修同時而著書各不相謀其實此書遜江氏禮書綱目遠甚其不知祭禮爲信齋所編又其小焉者矣前有乾隆庚午陳滄洲世倌雷翠庭鋐二序及自撰凡例總目參閱姓氏又載原本所有朱子乞修三禮劄子幷朱子子在跋信齋三序張虙陳

並二序及原本目錄末有啟後後序及啟後子思

識跋

禮傳本義二十卷寫本

國朝蔡德晉撰敬齋以小戴記精義雜于浮詞瑣節錄于大典制度不免缺遺義理正多舛錯未足爲禮樂折衷之書因遵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遺意旁羅周秦兩漢之書所載古初制度及聖賢格言輯爲是編又集漢唐至今諸儒之說爲之訓義凡分五十篇曰原禮曰敬身曰事親曰仲尼居曰事長曰弟子職曰居室曰合族曰親屬記曰交遊記曰營造曰冠禮記曰昏禮記曰喪禮上中下曰誄

諡誄記曰祭祀上中下曰鄉飲酒禮記曰君道曰武王踐祚曰任官曰事君曰建侯曰朝巡曰燕享曰臨民曰孔子閒居曰農政曰學政曰六藝記曰書詩記曰禮樂記曰樂律記上中下曰射御記曰軍政曰刑政曰工政曰麻數曰夏小正月令曰災異記曰類記上中下曰補記而其每篇分目之義具詳卷首之目錄序此則敬齋自編一禮書而非當日魏氏類禮吳氏纂言止就小戴一書以類相從別爲編第者所可並論也其取材雖博而不著出處其用力雖專而無禆經義大抵與明黃廣禮樂合編體例相近云前有康熙丁酉自序及華學

泉序

禮書綱目八十五卷　留真堂刊本

國朝江永撰　四庫全書著錄慎修以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修于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因以黃氏（幹）喪禮爲式爲之增損櫽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禮（十九篇十二卷）曰賓禮（十篇五卷）曰凶禮（十七篇十六卷）曰吉禮（十五篇十四卷）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五卷）曰通禮（二十八篇二十三卷）曰曲禮（六篇五卷）皆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門居後（六篇五卷）總有百六篇八十有五卷而以孔（穎達）賈（公彥）陳（祥道）楊（復）張（虙）諸序及朱子三禮劄子考定漢志論編禮書論禮綱領儀

禮釋宮（按是篇宋李如圭撰江氏尚誤爲朱子作）爲首三卷不入卷數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者蒐羅該備考證詳密而篇章次第較之通解尤有條而不紊焉汪瑟庵師序之以謂先王之全經雖不幸不得見于後世而由是循類而求之錯綜以通之其節目之精密規模之博大猶可略見而天下後世有志于修己治人之學者咸得以觀其會通而措之事業斯則先王之禮得朱子而不墜朱子之志得先生而後成此豈尋常經生之書斷斷于章句訓詁間者所可比哉按是書成康熙辛丑自爲之序以其卷帙繁重久未授梓至嘉慶庚午其邑人

俞鳴玉荆玉兄弟始刻成之冠以提要一則及劉
海峯大櫆所作傳阮雲臺師又爲之序

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味經窩刊本

國朝秦蕙田撰 蕙田字原本號味經金匱人乾隆丙辰 賜進士第二官至刑部尚書諡文恭 四庫全書著錄按徐健菴著讀禮通考一書古禮則倣儀禮經傳通解兼采衆說詳加折衷歷代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通考廣爲搜集厥功甚鉅惜乎吉嘉賓軍四禮屬草未就味經因其體例依通典五禮次第編輯凡吉禮一百二十七卷其目四十嘉禮九十二卷其目十五賓禮十三卷其目十軍禮十三卷其目七凶禮十七卷其目八

而冠以禮經作述源流及歷代禮制沿革二篇爲首卷又總目二卷俱不入卷數喪固凶禮一大端也已詳徐氏讀禮通考特取喪服以下四篇輯入凶禮以存十七篇之本而先儒之說有徐氏所未見者亦附錄焉其于歷代之沿革諸儒之異同旣自下案語以考訂之復屬桐城方宜田觀承詳加參證附以案語而後施之剞氏陽和蔣汾功序之稱其積數十年博觀閎覽之資用以搜擇融洽折衷異同而求其是將使後之考禮者恍然如日再中不至若扣槃捫燭也前又有自序及宜田序

弟子職一卷 嘉慶辛酉刊本

國朝孫同元撰同元字與人號笑山仁和人嘉慶戊辰舉人官永嘉縣教諭嘉按漢志孝經類載弟子職一篇注引應劭曰管子所作在管子書今以管子書攷之爲第五十九篇援據禮經文筆簡奧又似箴銘多成韻語許氏作說文鄭氏注禮記皆引其文漢時本別行至唐陸氏經典釋文孔氏五經正義二書引用始云在管子書葢已無別行之本故隋唐之志俱不著錄至讀書附志始載于小學類稱弟子職一書雜見于管子之本朱文公揭其入學受業事師之法以爲章句參以衆說輔其詁文云葢卽指小學本也其注之在前者新唐志有尹知章管子注今傳爲房元

齡撰者詞旨淺陋頗不足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全載此篇惜其多襲舊注此外如劉績朱長善張爾岐方苞姜兆錫各有注解俱附見管子書中惟近時王元啟有單行注雖間有勝于諸家亦多可議笑山因以孫淵如師之定本隨文解釋折衷諸說擇善而從分爲七章前二章悉依舊注後五章則以意定之其注釋之精分章之確蓋所謂求是于古者誠無間然矣簡端先載正文一篇爲邵瑤圃瑛書并係以跋又有自序及狂選樓家禧序按是書雖久在管子書中然不可仍入法家若依漢志例當入孝經類依讀書附志例當入小學類依

書錄解題載張時學弟子職等五書例當入子部雜家類又依書錄解題載無名氏十書類編例當入史部禮注疏類通考則以十書類編改入經部儀注類攷朱子大學章句序曾以是書與曲禮少儀內則諸篇並稱爲小學之支流餘裔則附之經部通禮爲宜

司馬氏書儀十卷 硯香書屋仿宋刊本

宋司馬光撰 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 四庫全書著錄無司馬氏三字宋志史部儀注類作八卷亦無此三字書錄解題史部禮注類通考儀注俱作溫公書儀一卷一當爲十之誤故

陳氏云前一卷爲表書啟式餘則冠昏喪祭之禮詳焉今按是書卷二爲冠儀卷三卷四爲婚儀卷四之末爲居家雜儀卷五至卷十爲喪儀卷十所載即祭儀也陳馬兩家及宋志又載居家雜儀一卷宋志又有涑水祭儀一卷當即此書卷三卷四之文因宋志誤減爲八卷也攷隋唐宋崇文總目載諸家書儀最多今俱不傳獨是書存其書攷諸儀禮通以後世可行者舊所傳朱子家禮于冠禮多取之婚與喪祭參用不一故家禮所以宗書儀而書儀所以啟家禮大旨衷于古不戾于今惟恐驅一世于冥行也但家禮非眞出朱子而此書尙

屬温公手著朱子語錄引通考亦稱其最爲適古今之宜云是書前有淳熙庚子刊序不著名氏世鮮傳本雍正元年吾邑汪亮采始得影宋鈔本而摹雕并爲之序目錄後復有其子郊跋末又有其子郊祁二跋學津討原亦收入之

家禮五卷附錄一卷　明仿宋刊本

舊題宋朱子撰名熹字元晦一字仲考婺源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特贈寶謨閣學士謚曰文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不載通考儀注所載無卷數宋志儀注類所載止作一卷俱次于四家禮範五卷之後陳氏亦載四家禮範稱張栻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書而建安劉珙刻于金

陵據此知各爲此一書不相干涉宋志作一卷者殆因其書不分卷數而致誤歟此本蓋以楊信齋附注本作五卷而因之也信齋謂家禮一書今之士大夫家冠婚喪祭多所遵用然此書始成輒復失之先生未嘗再加審訂則世或未之知也又謂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既沒而後出先生不及再修爲一定之威儀以幸萬世而反爲未成之闕典（見通考引）觀此數語已未見灼然知其爲朱子手筆矣近王與中白田雜著有家禮考一篇徧考年譜行狀及文集語錄所載而一一詳證之以決其非朱子之書其考證最明又有家禮後考十七條引諸說

以相印證家禮考誤四十六條引古禮以相辨難其說並精核有據合之信齋所云益知與中非好爲議論者矣此書當亦如通鑑綱目蓋朱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前有序文不題年月名氏惟序中有云熹之愚蓋兩病焉顯然依託之辭而後之編大全集者誤收之爾卷首有祠堂圖圖後引程子之說而繫以嘉定癸酉臨海劉仲舉（時舉）識語首爲通禮卷二以下以冠昏喪祭分卷其附錄一卷爲信齋所附注于逐條之下者上饒周（復）恐其間斷朱子本書爲別出之以附于書之後然以附注本核之此不過采擇其三之一耳非本全也據其

淳祐乙巳書後云云尙不知此書之不出于朱子然猶屬宋人依託之書故自元明以來流俗沿用俱與司馬氏書儀並稱也此本係明仿宋刊殊非邱濬竄亂之本可比云

纂圖集證文公家禮十卷 元刊本

宋楊復附注劉垓孫增注劉璋補注復字茂方號信齋福州人鄉貢進士鄭逢辰進其所續儀禮經傳通解于朝贈文林郎 垓孫與璋大約宋末人里貫俱未詳錢氏讀書敏求記述古堂書目俱載之但敏求記止詳垓孫之增注而不及璋之注補攷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所載影宋抄本亦云然或錢張兩家據宋本而言此爲元人所刊復增入璋之補注耳

信齋以家禮一書始成輒復失之至朱子既殁而後出朱子不及再修爲一定之威儀而反爲未成之闕典于是取朱子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有後來議論始定不必守家禮之舊儀者有超然獨得于心不用疏家穿鑿之說而默與鄭注本義契合者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未見于後來之考證議論者諸如此類悉附于逐條之下以待朋友共相考證庶幾有以見朱子之意云今以周復所輯家禮附錄核之僅摭取此書附注三之一而間有删節不全之條不若此書之完備也垓孫既爲之增注其有未盡者璋又爲

之補注大都與楊注相次而備卷首冠以原序及圖式二十八中有引朱子語當出于楊氏所增入故亦間有坊孫之增注相其版式尚屬元刊亦非邪濬家禮儀節本可比也

泰泉鄉禮七卷香山黃氏校刊本

明黃佐撰佐字伯才號泰泉香山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乃其以廣西提學僉事乞休家居時所作凡鄉禮綱領一卷鄉約一卷鄉校一卷社倉一卷鄉社一卷保甲一卷士相見禮投壺禮鄉射禮一卷其冠婚喪祭四禮條教郎附于鄉禮綱領內皆取其不戾于古而可行於今

者其門人楊繼震跋稱是書先之綱領以樹風繼之鄉約以副政鄉校以設教社倉以備養鄉社以明祀保甲以修戎四者統于約則大順達而美俗成矣然後嚴相見以敦友行壺射以觀德歡訢和洽而樂行焉以上楊跋此泰泉所以繼是書而有樂典之作也前有道光辛巳仁和費丙章重刊序

四禮初稾四卷 袖珍本

明宋纁撰 纁字伯敬號栗庵商邱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諡莊敏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萬厤癸酉自序乃其引疾家居時作其書分冠婚喪祭四禮各爲一卷皆檃諸家禮書參互考訂斟酌變通期不失乎禮之本義簡

要易從爲而已其以初稾名者以其皆據一時之
見未敢遽以爲是也　國朝康熙辛巳其從曾孫
漫堂官江南巡撫時刻附邱氏濬家禮儀節後并
爲之序是序西陂類稾不載殆其晚年編集時刪
去耳

朱子禮纂五卷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編 光地仕履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著錄按朱
子說禮之書具有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家禮
五卷而其語類文集之說及禮者亦皆隨處而是
厚庵因纂爲是編凡總論一卷冠婚一卷喪一卷
祭一卷雜儀一卷門分類別條理賅貫足與家禮

一書相輔而行惜朱子當時說冠婚禮本略故僅八則不能如喪祭雜儀之詳耳厚庵所纂以語類文集核之尚有失采之處余欲取其失采者分附于各卷之後亦厚庵之志歟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 西河合集本

一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著錄一名二重禮譜蓋謂喪祭二禮今是書止有祭禮者以其別有喪禮吾說篇也然此篇既止祭禮而尚存此名目殊屬無謂其書取舊所傳朱子家禮并各族祠堂禮酌哼而條理之以備參考凡分七目一祭所二所祭者三主祭之人四祭之時五祭儀六祭器七祭

物末附祭外神禮大都斟酌古今務協人情故通
俗雖不盡合于古義然較之家禮中所列祭禮不
惟古禮不甚合卽時俗有未便行者固釐然有當
矣此則頗合于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之訓而其前
有自序開口卽詆禮記何也

婚禮通考二十四卷 原刊本

國朝曹廷棟撰 廷棟字六吉嘉善人 四庫全書存目六吉
以婚與喪爲人道之始終皆禮之大者而言禮家
往往詳于喪而略于婚故喪禮有專書而婚禮獨
闕焉因于諸經有關婚禮者摘采其文節引疏解
幷蒐輯史傳及羣言雜說彙萃爲編分類六十爲

卷二十有四冠以今制婚禮備錄　大清會典

大清律例以尊　功令不入卷數若歷代之儀節不同諸家之議論各異鉅細弗遺雅俗畢舉皆以資言禮者之考鑒并以已見釋其文義審其是非參其同異所以酌古準今期于無弊也惜其捃摭雖富而體例多疎尚未能源委秩然焉書成于乾隆甲戌前有例說即其自序云